

籌
遼
碩
畫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庚申孟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右諭德周炳謨題爲國勢日陵強仁宜亟謹循
職掌進陳舊事以備省覽懇乞

聖明師古圖新以保

宗社事臣聞欲威外者先治內欲知今者先考古
蓋天下譬則一身而治天下譬則療病受病
之處今人不異于古人用藥之方今案多同
于前案藥以瞑眩愈疾方以苦口收效自古

及今未之有改伏見建酋叛逆糜爛之慘骨
白沙場股削之苦脂枯郡國勢窮物急觸事
驚覓消弭無術臣職叨講讀食愧素餐重地
隆天涓埃莫報雖學術踈淺肺腸枯涸然愚
心不能自己切見昔人欲條事宜間進先朝
故事在陳言者明非無稽之論亦冀聽言者
庶幾有據而從臣愚摘陳五事輒撫往蹟仰
贊崇深夫虜患爲今症之標而自強實對症
之劑比見奴氛彌熾轉肆跳梁雖犬之吠堯

天無損大而蜂之有蠱毒已着身正字內同
仇之秋豈微臣顧慮之日不揣具疏進呈用
塵

睿覽

周宣王一條元年以召穆公爲相秦仲爲大夫
用樊侯仲山甫尹吉甫程伯休甫虢文公申
伯韓侯顯文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爲卿佐
安集兆民時玁狁內侵迫近京邑命吉甫爲
帥北伐至于太原功成而歸詩人作歌美之

按宣王伐玁狁爲中國與北虜交兵之始宣
王時周室寢衰天下大旱遇災而懼側身修
行毅然懷撥亂之志一時將相大臣皆得其
人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周室中興焉觀六月
一詩言命將曰文武吉甫則能附衆能威敵
可知況有嚴有翼以共武服斯兵主得人矣
言車馬曰旣安旣佶則整頓訓練可知況服
物采章無不鮮明則兵用不乏矣言燕賜曰
張仲孝友則同心協力朝廷有人可知況燕

喜受祉堂陞交孚中外不二斯兵情不隔矣
兵情合則將帥意伸而議無弗行兵主良則
彼已筭精而舉無弗當兵用充則士卒氣張
而戰無弗勝此六月之師所以收功于薄伐
也今日東夷發難西虜交訐開鐵旣陷垂涎
遼左乃行陣之間議戰議兵動未湊手
廟堂之上議徵議調若未協心暴亂旣久事變

日生一旦橫決悔何及哉臣愚仰窺

皇上年來重視官爵輕視人才徂目前之細娛忽

無形之隱禍非不以邊方失事爲可憂而實不以朝中廢事爲可懼元戎有人便爲足辦此事卽密勿晏逸無妨也不知朝廷邊境相爲翕張豈有紀綱廢于深宮而威嚴申于夷落者乎樞臣有人便謂足付此事卽百司荒棄無妨也不知禮樂征伐相爲綰結豈有頽廢徧于庶政而張皇獨在六師者乎臣又意皇上臨御旣久習見諸臣之相擠相詆以爲多官適多口耳有如師周宣之慎微接下則人人

和衷矣又習見諸臣互相推諉以爲多官適
多悞耳有如師周宣之早朝宴退則人人厲
翼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今日之怠荒
極矣臣以爲

聖躬尚自違和以靜攝爲急如

聖躬業已康強則爲急計治安未有急于撥任忠
賢扞衛疆場者乃

聖躬萬福臣工不知而軍前利害朝廷不知

皇上旣以自悞而臣下復以

言通碑書 卷之四十六
四
皇上之自悞者悞天下謂

九廟神靈何整頓挽回惟在今日乞

聖明審察蚤計

漢文帝一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侯騎至壅甘泉帝以中慰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
軍長安旁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
遼爲北地將軍除虜侯周壯爲隴西將軍屯
三郡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卽返上輦過郎署間郎署長馮唐曰吾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用也上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市軍租皆用餉士賞賜不從

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今
臣魏尚雲中守市軍租盡以餉士卒私養五
日一椎牛自餉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
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漢文帝三代以下賢主
也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獨匈奴數犯邊
境爲中國憂蕭關之寇帝命將出師奠安京

大宛邑則軍長安旁騎千乘卒十萬矣分守重地
則列三侯軍三郡矣至當匈奴者則必有大
將軍其人且親征之議以太后固要而止其
不自暇逸何如至與馮唐問答一節思古賢
將每飯不忘及審知魏尚非辜持節之赦不
俟異日籌邊命將聽言用人若文帝者可以
審古法矣今遼左之役行及二年而廷論已明彰
京邑瘡未決偷生蹙地者優游于邸下揅命守城
者顛頓于沙場軍市無自得租賞賜靳于中

內何以鼓奮三軍何以宣威九塞且

宸居深拱

睿旨稀傳召對誠爲盛事而揆地日見孤單得旨
僅屬常行而緊要全無一二堂簾隔絕起居
不聞于外廷血脉不通章奏盡歸于廢閣賢
如頗牧豈能自見其奇議如馮唐何由一吐
其臆此在治平之世且釀亂階矧當危急之
秋覲憂禍矣伏乞師漢文之止輦赫今日之
天威臨御殿廷諮謀將帥寬文吏之法拔卒伍之

雄庶猛士見奇蠻夷率服國祚永昌也

唐肅宗一條至德元載上使人召李泌于潁陽

泌上謁陳天下所以成敗事上大喜事無大

小皆諮之嘗問以破賊之期對曰臣觀賊所

掠金帛子女皆輸范陽此豈能雄據四海耶

陛下今詔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以

兩軍繫其四將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

寇矣其後廣平王俶收復兩京泌

謀居

多至代

宗世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臣按自古聖君

必資謨弼非獨開躬爲然嗣世之君尤不容
少非獨無事爲然多難尤不可廢今方外小
有事便罷經筵是爲先王遺籍不足贊有爲
之治王家子孫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平
居罕與士大夫接見顧天下重寄將來實身
任之四海之大豈能百年無事挽亂爲治轉
危爲安此却非憑藉宮寺所能幹旋全在倚
任將相夫以平時素不習見之人面貌已自
可疑肺腑何由相示莫知倚仗坐致覆邦卽

如有唐肅代德三朝夷狄藩鎮禍亂繼作國
勢搶攘幸李泌在事發謀陳議誠以講習遊
處相信于平時故圖任諮詢收功于異日弘
宋濟艱難實資賓友之助也

文皇帝親征胡虜皇長孫從行上謂學士胡廣庶
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每日營中閑暇卽以經
史于皇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乃
者講席塵封春秋屢易

皇太子旣有一暴十寒之隔